



细说全球自由贸易港

文 / 张 琳 苏庆义

2025年12月16日，海南省三亚市为迎接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三亚凤凰岛打出标语。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这是海南自贸港建设迈向全球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关键一跃”。从全球范围看，自由贸易港建设已有数百年历史。自贸港的兴起与发展，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演变与特定地域的地理条件、政策制度及产业基础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反映了全球贸易、资金与人才等各类要素流动的宏观趋势，也体现了各国各地区的独特优势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全球自贸港的发展历程

自由贸易港又称自由港。世界海关组织将自由区定义为“一个位于海关关境之外的特定区域，在该区域引入的任何货物，就进口关税和税收而言，通

常被视为处于海关关境之外”，货物在此可以不受海关监管制度的约束，进行存储、加工和贸易。世界自由区组织发布的《世界自由贸易区图谱》指出，自由港大多是毗邻港口的特殊物流区，是以物流为导向的自由区，不受边境规则的束缚，旨在基于全球供应链体系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世界银行报告指出，自由港被视为比自由区更广义的概念。自由港既可以包含多个功能各异的自由区，也可能由单一自由区构成完整的自由港体系。总的看，自由贸易港是指在国家或地区境内、海关管辖界限以外，允许货物、服务、资金、人员等生产要素自由进出，享有免征关税、简化监管等特殊政策的特定港口或区域，核心特征是“境内关外”。

二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

的兴起和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全球自贸港的数量与布局范围持续拓展，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为商品交易、运输流通和货物中转提供了独特的制度设计和保障。比如，作为石油、粮食、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的物流与交易中心，荷兰鹿特丹港就是典型的物流枢纽型自贸港，依托海空港优势开展以港口、航运、仓储为主的业务，并从事展示、维修等货物处置的增值业务。

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贸港的功能逐渐向综合型转变，从传统海港自由港拓展至河港自由港（如巴西玛瑙斯）、湖港自由港（如美国芝加哥）、空港自由港（如爱尔兰香农）及内陆港自由港（如乌拉圭南佛罗里达保税区），涵盖分销物流、生产制造与商业地产等多重功能，并结合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不断向高附

加值、高人力资本、高技术密集度的领域升级。自贸港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工具。比如，中国香港实行对外完全开放的自由港政策，大多数货物进出香港自由，仅需提前14天报关，境外投资者也可以自由进行投资、生产，现已发展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国际资本运营中心和跨国公司离岸业务中心。新加坡以自由贸易港建设立国，1969年在裕廊码头设立了第一个自贸区，如今已发展成为高度开放的自由港，具有贸易中心、研发中心等多重定位，拥有石化工业、生物医药、国际教育等支柱产业。阿联酋迪拜是全球知名自贸港，采取高度自由化“飞地”模式——允许外资100%所有权、资本账户完全自由兑换、50年免税，便利的贸易投资政策、开放宽松的金融制度使其成为全球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此外，迪拜自贸港还拥有包括汽车、航空、重型设备等在内的综合性产业。

综合来看，自贸港一般位于交通枢纽，交通网络发达；具有“境内关外”优势，在关税及所得税等方面优惠力度较大；在功能定位上，除了传统的转口贸易、加工制造，金融业、旅游业、文娱业和服务贸易等产业蓬勃发展。值得指出的是，离岸贸易是现代自贸港的一个重要特征，指的是注册在自贸港内的企业，其实际货物不进出该港海关

管辖范围，直接在关境之外完成生产、仓储、物流与最终交付的国际贸易形式。这一贸易模式使得资金流、货物流、订单流（贸易信息流）“三流分离”，大大提升了自贸港对于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力，即使货物不经本地，仍可通过资金流和订单流提升区域影响力，可加速形成区域性贸易中心，也可促进高端服务业集聚。传统离岸贸易以转口贸易、离岸转手买卖为主，像荷兰鹿特丹自贸港、韩国釜山自贸港等就以转口贸易闻名。

海南自贸港的独特性

从全球来看，自贸港建设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和范例。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具有许多独特之处。

从国际环境看，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加。首先，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原则面临严峻考验，全球化进程呈现放缓、重构的特征。海南自贸港建设需应对贸易壁垒升级、规则博弈加剧等外部压力，保持对外开放的战略定力；还需主动突破传统发展路径依赖，挖掘新的增长点，培育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其次，在全球产业链布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供应链呈现出区域化、碎片化发展趋势。传统的自贸港大多依托于早期国际贸易体系及与之相适应的初期生产链、供应链与物流链布局，主要服务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跨境货物集散与中转需求，承担着全球



阿联酋杰贝阿里自由区

贸易网络“连接枢纽”的功能。与之相比，海南自贸港建设则是中国在新时代主动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战略举措。其定位不仅在于促进货物流动，更旨在通过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产业升级与价值跃迁，从而发展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功能节点。

从发挥的作用看，海南自贸港承担着引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推动制度型开放的战略任务，不仅是我国与全球市场对接的重要枢纽，更是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其将逐步构建起以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为重点的自贸港政策制度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为全国提供实践样本。同时，海南自贸港在促进中国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门户作用。

从建设方向看，作为全世界面积最大的自贸港，海南自贸港拥有“全岛一体化”的开放格局。它突破传统自贸港“园区分式”或“口岸依附型”的局限，广阔腹地使其能够统筹布局高端旅游消费、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与热带农业，实现“港口+机场+园区+城市”的多功能定位。更重要的是，国家战略与规模支撑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坚实基础。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备

的工业体系，为其发展提供了深厚的腹地资源、产业协同和市场纵深，使其自起步就站在更高的发展基点上。国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等形式实施单独立法，赋予其充分的改革自主权与制度保障。

高水平自贸港建设路径

从历史和国际经验来看，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贸港，大致会遵循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货物贸易自由化为核心。在全球化与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国际分工深化与贸易成本降低推动自贸港成为货物集散枢纽。高效便捷的海关监管与物流服务体系，有助于实现货物的自由进出、存储与中转。第二阶段，资本与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随着贸易枢纽地位的确立，与贸易相关的金融、保险、证券等资本密集型服务集聚，推动自贸港向资金的自由流动升级。跨国公司区域总部、专业服务机构开始落户，促使自贸港政策从单一的货物自由向资本自由、投资便利拓展，形成更深层次的要素配置平台。第三阶段，知识密集型生态与系统性制度创新。如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贸港已向数据、技术、人才等高端要素的集聚转变，形成研发设计、品牌服务、信息服务等知识经济中心，并配备完善的自由开放制

度体系。

笔者认为，海南自贸港可充分利用自己的独特性，探索差异化、高标准、开放式的发展路径。第一，以服务业发展为重点稳步扩大开放。这既包括航运交通和旅游等传统服务业，又包括跨境专业服务、数字产品和服务、医疗和教育等新兴服务业。第二，对标第三阶段的全面制度体系构建，确保人才能“引进来”并“留下来”。除实行个人所得税减免和商务人员临时出入境政策、便利的工作签证政策外，或可进一步扩大免签范围，完善居留制度，汇成人力资本优势。第三，培育新的国际竞争优势，促成特色产业的壮大，不断向价值链高端跃升。比如，与全球供应链深度整合，提供超越“免税”的增值服务；将技术升级、服务增值、标准对接相结合，形成复合型新优势；进一步壮大在种业、商业航天、深海科技、医疗康养等特色行业和领域的发展，做强海南特色开放经济；依托自贸港的研发设备进口免税、跨境数据流动试点等政策，吸引国际研发机构与企业设立联合实验室，推动“跨境研发+海南中试+全球转化”的合作模式。■

（张琳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编辑，苏庆义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